

外
国
当
代
剧
作
选

2



伊库斯
上帝的宠儿
〔英〕彼得·谢弗 著

外国当代剧作选 2

伊库斯

上帝的宠儿

〔英〕彼得·谢弗著

刘安义 匡译

〔英〕彼得·谢弗 著
外国当代剧作选(2) 刘安义 一匡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200千字 10.25印张 2插页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104-00022-4/I·7

定价:12.00元

新登(京)字第150号

卷前语

人类戏剧艺术事业发展到现代,运用千姿百态、争奇斗胜的形式,从各个角度反映人们在社会中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生活形态和往来关系,表现不断前进的思想、追求和幻想。把这些各有特点的现代剧作,广为搜集,编选出版,介绍给我国渴求前进的戏剧界,是一项急需的、大有裨益的工作。

我们在发展本国的戏剧艺术时,必须借鉴别国的戏剧成就。用戏剧形式所反映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前进动向,戏剧形式的改进和剧本的写作技巧,都可供我们参考和学习。

这套《外国当代剧作选》的编辑任务是一项比较繁重的工作,希望能得到广大戏剧工作者和读者的协助,以臻完善。

姜椿芳

目 录

伊库斯 刘安义 译 (1)

上帝的宠儿 一 匡 译 (141)

彼得·谢弗和他的剧作 汪义群 (309)

* 伊 库 斯 *
* * * * *

又译《马》

刘安义 译

* 场 景 *

一座圆形木台上安放着一座方形木台。

那座方形木台像是个有栏杆的拳击台。栏杆也是木制的，围绕在木台的三面。每一边都有一个出口。栏杆下面有几块垂直的板条，好像是篱笆。面向前台的一边没有栏杆。整个方形木台下面装有滚珠，站在圆形木台上的演员只要稍加推动，它就会顺势旋转。

在方形木台上放着三张普通的长板凳，也是木制的。它们跟栏杆平行地放着，紧靠着板条，可以由演员们根据所需要的角度灵活移动。

在方形木台的表面上镶有一根约一米长的细金属杆，可以随时把它立起来。当扮演马“努格特”的演员被骑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支撑物。

在圆形木台以外的地方放着一些长凳。在舞台前部有两条，一左一右，按照圆形木台的弧度排列。当狄萨特不在方形木台上的时候，左面的长凳便充作他聆听和观察病人情况的地点，有时也被当作艾伦的病床；右边的一条是为艾伦的父母

准备的,他们并排坐在上面。(舞台指示中的方向与观众所见的方位一致)

还有一些长凳放在舞台后部以备其他演员们使用。本剧中所有演员在演出的全过程中都坐在台上。轮到他们演出时他们就站出来,演完后再回到原座位上去。他们是目击者,助演者——主要是合唱队。

在舞台后部充当布景的是一层一层的座位,就像是剧院的一个剖面,当中一条通道把这些座位分成两部分,各用栏杆分开。座位上都坐满观众。在本剧进行之中,当秋萨特直接对全体观众说话的时候,也不时地对他们说话。其他演员不和这部分观众说话。

舞台前部左右各立着一架梯子,上面挂着马头(面具)。

所有长凳都是橄榄绿色的。

舞台上空,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金属环,上面装有一组灯具。剧本中所作的灯光指示,只是一般的描述。

人物

马丁·狄萨特——精神病医生

艾伦·斯特兰——青年

弗兰克·斯特兰——艾伦·斯特兰之父

多拉·斯特兰——艾伦·斯特兰之母

海瑟·沙罗门——地方法官

基尔·梅逊——少女

哈里·道尔顿——马厩主人

青年骑师

护 士

六个演员扮演马——包括扮演青年骑师的演员，
他也扮演努格特（一匹马）。

这个戏的主要情节发生在英国南部洛克比精神病院。

时间是现在。

本剧分为若干场，藉以表明时间、地点或气氛的变化。但剧中的情节是连续的。

关于马

演员们身穿栗色平绒的衣连裤工作服。脚下踩着约四英寸高的轻便锃亮的马蹄状鞋，鞋底装有蹄铁。他们手戴同色的手套。顶在头上的牢固的马头面具是用银丝和皮条交织而成的，眼部都有草制的眼罩。在面具的下端，演员的面孔清晰

可见：请勿采取任何措施去遮掩它们。

应该避免拘泥于字面去表现这种家畜亲切驯服的特点，如果用哑剧形式来表演这些马就更糟了。演员们在行走时不必手足并用，甚至不必弯腰。除去努格特被骑的那一次之外，他们必须站直，就像马的身体就在他们身后一般，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要通过腿、膝、颈、脸等各部分的模拟动作来表现出这种动物的全部神态。演员头部转向不同的角度就可以使面具相应地移动，以表现马的谨慎和骄傲。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观众面前戴面具，必须严格地掌握时间与节奏——演员们要彼此注视，使这一动作产生一种理想的仪式般的效果。

关于合唱队

剧本中对伊库斯的声音有所说明。我设想的是一种合唱的效果，由所有坐在舞台后部的演员的哼鸣、碰撞和顿足等声音组成——但绝不可嘶鸣或打响鼻。这种声音宣告或说明马神伊库斯的出现。

第一幕

第一场

〔黑暗。静默。暗淡的灯光照射在方形木台上。艾伦·斯特兰站立在追光的光柱下，他是一个十七岁的瘦削青年，穿着运动衫和牛仔裤。他面前站着一匹名叫努格特的马。艾伦显示出一种无比亲切和温柔的表情：他的头紧贴着马的肩膀，他的手伸向上方抚摸着它的头部。而这匹马则闻嗅他的颈部作为回报。〔一个打火机的火光在黑暗中跳动。灯光慢慢地照亮了圆形木台。马丁·狄萨特坐在舞台前部左边的长凳上，他正在吸烟。这是个年约四十五、六岁的男人。

狄萨特 他只和这一匹马——它叫努格特——拥抱。那匹马则把汗津津的额头贴着他的脸蛋。他们就这样在黑暗中站上个把钟头——就像是一对交颈鸳鸯。在这一切极度荒谬的事情中——我总是在琢磨那匹马！不是琢磨那个孩子而是那匹马，和它究竟想干什么？我眼前总浮现出那大脑袋用戴着链条的嘴去吻他的景象。它

通过这根链条传递某种愿望，而这跟填饱肚子或传宗接代的希望毫不相干。那该是什么愿望呢？它不想再做一匹马丁吗？它不愿像它的祖辈那样再受缰绳的羁绊了吗？很可能，只是我们难以想象，一匹马竟能把它所受的苦难，把它在日常生活中遭到的无休止的拉拽和鞭打都积聚起来，并把它们转变成为忧愁。可是，忧愁对于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

〔艾伦领着努格特走出方形木台，他们在通道中消失了，只听得马蹄轻轻地刮擦着地板。〕

〔狄萨特站起来同时向剧场内的广大观众和舞台上的少数观众讲话。〕

狄萨特 你们看，我都糊涂了。我应该弄清楚，这类问题对一个工作过度的地区医院精神病医生有什么用处呢？它们比没有用处还糟；它们真叫人心烦。

〔他走进方形木台。灯光更明亮了。〕

情况是，我绝望了。就是说，我自己就顶上了那匹马的脑袋。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被老一套的语言和设想形成的缰绳羁绊着，还极力想利索地跳到一条崭新的生物的轨道上去，我猜这是存在着的。我看不见它，是因为我这个受过教育的、平凡的脑袋被勒向了错误的角度。我跳不起来是因为马嚼子不允许，而且我的基本力量——也可以说是我的马力——太小了。唯一我敢肯定的是：马的脑袋毕竟是我无法理解的。不过我只负责孩子们的脑袋——可以断定那要复杂得多，至

少在我主管的范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跟这个孩子又毫不相干。这些疑问已经存在多年了,已经在这个使人意气消沉的地方密密地积累起来了。只是由于这个病例的极端性才使得这种疑问活跃起来。我明白。要害就在于这个极端性!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一样,这些疑问目前不只是隐隐约约地使你感到担心——而是难以容忍的了……我很抱歉。我的话说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让我正正经经地讲一遍吧,从头说起。这件事是从上个月的一个星期一,海瑟来访开始的。

第二场

〔灯光变得暖些。〕

〔他坐着。一个护士进入方形木台。〕

护士 医生,沙罗门太太要见你。

狄萨特 请带她进来。

〔护士穿过舞台走向海瑟坐的地方。〕

有时候我埋怨海瑟,是她把他带来的。这样做当然没有道理。他是什么?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最后一个病人的象征?假如他没来,也会有下一个病人,或者是再下一个。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海瑟走进方形木台。她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妇人。〕

海瑟 你好,马丁。

[狄萨特站起身来吻了吻她的脸颊。]

狄萨特 院长夫人!欢迎你光临刑事室!

海瑟 感谢你没有让我在外面坐等。

狄萨特 你来了正好帮我换换脑筋。

海瑟 今天很忙吧?

狄萨特 不——就是一个十五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个被父亲吓得患上精神紧张的八岁女孩。不算太忙。真的……你好像很紧张。

海瑟 马丁,这是我审案以来所遇见的最离奇的案件。

狄萨特 你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

海瑟 是真的。法官们都要把这孩子送进监狱。如果他们办得到,就要终身监禁他。我和他们争辩了整整两小时才说服他们把他送到你这儿来。

狄萨特 到我这儿来?

海瑟 我的意思是送到这所医院来。

狄萨特 好了,海瑟。你先别说了,目前我不能再收病人了。现有的我都忙不过来了。

海瑟 你一定得收。

狄萨特 为什么?

海瑟 因为这件事将会引起大多数人们的反感。医生们也不例外。

狄萨特 请允许我提醒你,这诊所是由我和另外两位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共同使用的,你知道吗?

海瑟 贝内特和索洛古德。他们也会和大家一样感到震惊。

狄萨特 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海瑟 啊，他们将会是冷静、正确的。可是骨子里他们仍然会是愤怒的、坚定的英国人。就像我那里的法官们一样。

狄萨特 那么我呢？是玻利尼西亚人吗？

海瑟 你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暂停）请你帮助我，马丁。这件事非常严重。你是这孩子的唯一救星。

狄萨特 为什么？他究竟干什么了？是给哪个小女孩吃了耗子药吗？什么事能叫你的法官们激动了两个钟头？

海瑟 他用一个铁家伙弄瞎了六匹马。

〔长时间的停顿。

狄萨特 弄瞎了？

海瑟 是的。

狄萨特 是同时弄瞎的，还是在一段时期中弄瞎的？

海瑟 就在同一天夜里。

狄萨特 在哪儿？

海瑟 在温彻斯特附近的一所骑马俱乐部里。周末他在那儿工作。

狄萨特 他多大了？

海瑟 十七岁。

狄萨特 他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

海瑟 什么也没说，只是唱歌。

狄萨特 唱歌？

海瑟 人家向他提问，他就唱歌。

〔停顿。〕

请你收下他吧，马丁。这是我最后一次请你帮忙了。

狄萨特 不，不行。

海瑟 不，不行——他可能很讨厌，可我知道他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因为在你的办公桌方圆一百英里之内，确实没有任何人能解决他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况且……

狄萨特 什么？

海瑟 他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表现。

狄萨特 什么表现？

海瑟 激动。

狄萨特 你也激动呀。

海瑟 他激动的样子很特别，你等着瞧吧。

狄萨特 他什么时候能到这里来？

海瑟 明天早晨。幸好在纳维尔看守所还有一个床位。我明白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马丁。坦白地说，我没有别的办法。

〔停顿。〕

狄萨特 你能在星期五来看我吗？

海瑟 祝福你！

狄萨特 如果你下班以后来，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六点半行吗？